

# 仁者之風

## 嚴家淦二三事

### ● 阮壽榮

#### 學者風範和藹可親

一九五二年民國四十一年冬天，第一次見到嚴家淦先生。那時他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我由友人張申福兄陪同，到台北中山北路財政部晉見，初見嚴先生，覺得他像一位大學教授，身穿半舊深色西服，頭髮稀少，圓臉微笑，和藹可親，因為我們都是姑蘇同鄉，他用蘇州話同我交談，感覺非常親切。

他表示正需用一位英文秘書，已由張兄處得知我一切詳情，希望我早日報到工作，經當面表示同意，他即面告主任秘書陳運生先生預備聘書早日送達。我們談話只十餘分鐘，一切問題便已解決，後陳主任催他去立法院，我即告辭回家。

這是一次愉快難忘的會面，能得到一份合適而施展才能的工作，心中極為興奮，返家後趕緊告訴家人。

#### 用人唯才用字簡潔

不久，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一日，我收

到了財政部一張派令，上面寫著：「茲派阮壽榮為本部專門委員，在秘書室工作。財政部部長嚴家淦。」

十二月二日一早我即到財政部向陳運生主秘報到，陳領我至部長室，嚴部長客氣地請我坐在他對面，同我說：「我告訴你一些大概情況，慢慢你經手了各種公文自會熟悉，美援已自前年恢復，美國在臺灣大使館中設有專署，我方為配合美援，設有美援會，由各部會主管擔任委員，平時會中事務由王蓬先生負責，我政府方面又有經濟安定委員會向行政院院長負責，下設有三個小組，A組主管研討銀行錢幣業務；B組軍方事務；C組預算及財務行政。我是委員兼C組召集人，每次與美方人員必須將我們的情況及資料翻成英文供美方使用，開會時都用英文交換意見，事後也用英文寫成記錄，以備美援會開會時分發。美國來華人員在他們能為我國服務以前對我們很少了解，我們必須先教導他們，所以這個翻譯工作特別重要，美人士常問我們的財政政策是什麼？說穿了我們

談不上有什麼政策，但我方抱定的是：平衡預算，降低通貨膨脹壓力，在安定中求進步。現在我最大的困難是無人幫我，我必須樣樣自己動筆，你來了我可以輕鬆一半了。」

他講完了即請那時他的英文秘書黃君來同我見面，他介紹時說：「黃先生即將去美國留學，以後英文事務及文件你可先拆閱處理。」

黃君把我領到他的公事房，那時財政部是一幢三樓的大洋房，據說是海關用金條買的，每個辦公室很小，用短木板隔開，部長室在樓上左方，設備簡陋，秘書室房內有三張桌子，一部打字機，幾只椅子及鐵箱。打字員是專員陳家聲，他的助理，是一位大學畢業的王荷君小姐，我經介紹之後，即正式加入了他們上班的行列。

還記得我第一封擬的信稿是寫給世界銀行總理Mr. Eugene Black，那時國外向臺灣投資開發尚未開始，我把臺灣的經濟情況約略告訴他，並熱誠的歡迎他到臺灣來親自觀察指教。此信去後，來往信札就此開始，後

來他親自來臺，各機關聯合在圓山大飯店開歡迎會。此後，我摸到了嚴部長對英文稿的臺憎所在，即用字求簡潔，凡一種意思可用幾種不同字樣表達時，絕不用冗長複雜的字。其次是句子分段要清楚，以一事一句或一段為佳，力求段落分明，文詞要保持高度親切，不卑不亢的印象，避免用外交詞令，不作阿諛之詞及不情之請，以免遭人輕視。在全信或全文中適當之處，可插入一些較深的、有權威性的論調及詞句以顯出不腹簡無知。我從第一封信開始即在信末右面打「S. Y」簡名以示負責，經廿多年一直到我在民國六十四年退休為止都是如此，在此時間內所寫的文字大概不在百萬以下，以前古人說「尺牘」，我可以說「丈牘」了。

### 記憶超強性情中人

我到財政部以後，第一次參加中美雙方會議，同事陳君還是照舊拿了一個錄音機參加，因為財政部窮，這機器是借來的，我向記憶力很強，在場即把要點記下，回部後就記憶所及再行補寫呈閱。嚴部長記憶力比我更強，經他改正後，大致一點也不會錯。所以自第二次會議起，我即不用錄音機，如此決定另有好處，因為有些美方人員一見到錄音機說話格外謹慎，不敢亂講笑話，美國人說真心話通常是在幽默的情況下，或酒後或玩樂閒談時吐露心聲，我不用錄音機以後，可以多知道一些他們的真意。

嚴部長很能演講，在國際性的會議上時常發表演說，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替他擬稿，經他修改後，加印油印本在會場分送。我與部長雖天天接觸，但大都經由書面批示，無事絕不自動行走他的公事房，更不會到他公館了。

進他的公事房，他總是很親切與我交談，有一次為了緊急公事到他公館，他穿了晨衣拖鞋在客廳同我談話，一點不覺得有「官架子」。他的為人清廉自持，待人接物真誠謙和，學識才能令人欽佩，記憶力之強尤令人驚奇。有一次國庫署編製的預算，他同副署長及我三人研究，他指出一個數字不對，結果副署長回去查看後，果然發現是錯的。美國人士也極尊敬他，常說：「凡是經嚴家淦部長說明，我們立即明白。」所以他在閣員中是美方最喜往來的人。但是他雖然言辭溫和，彬彬有禮，對於糊塗無能的人有時也會發脾氣。某次在開會的前幾小時，他要提出的錢幣司一份報告遲未見到，他對副司長滿面怒容，當面責備他說：「這份報告還要譯成英文，你當阮先生是機器嗎？」如此一來我也只好極力替他趕辦，而事後副司長出來滿面笑容向我說：「部長就是這種心急脾氣。」好像罵他是同他熟的代表。

或政策上都有重大影響力的。凡我要的資料都由他們編製或策劃，所以我就同他們發生直接關係，可以不經過他們的主管人員當面商洽，因此我經辦的公事，從各司署到部長都是一條直線特別快速，而我的辦公室也被同仁諺稱為「三不管區」。我在「公事上很順利，但在個人的福利上很吃虧，因為人家看我像「客人」，當然也不願我的福利或認為我不在乎福利了。

### 體恤屬下真誠待人

嚴部長因中英文都好，工作能力又特別高強，所以他從沒有所謂「班底」。所有為他服務過而成為要員的人，我相信很少是由他直接自動推薦上去的。在他調職去當台灣省府主席之前，我的同事陳君即想調職，向他請求了幾次都沒成功，有一天他忍無可忍，到部長室面詢沒有結果，他忽然大聲說：「我不幹了。」他把門用力關上即刻離部回家。後來不久他到臺灣銀行當了襄理，是因緣我不大清楚，但是嚴部長一向不推薦人，是很多人知道的事實。

在此期間嚴部長為我倒做了幾件事：我到部半年他還不知我住淡水，有一次要我加班，我告訴了他，他即命主秘為我遷居臺北宿舍，使我在生活上方便不少。我進入財政部後人事處銓敘我為某級簡任官，薪水除實物供給外，只有數百元新臺幣，部長當即決定貼我每月數百元。後來我向他簽呈希望

能復海關原職，支領海關的薪津，他在我簽呈上批了「交方總稅司」五個字發下，不到幾天，一切復職手續不費我一點口舌，全部解決，從此我變為海關職員借調財部，成為真的「客卿」了。而且因我打開了大門，待命的人陸續一一重回海關服務。

此外，我是同我妻及一子三女到臺灣的，尚有第二、第三女兒留在澳門不得進臺。進財政部以後我曾託陳慶瑜次長介紹去見大陸救災總會秘書長方治，當面詳告來臺經過，拜託他協助發給入境證，他滿面和氣稱我為「反共義士」，但數星期消息全無。我把此事告訴了嚴部長，他為我寫了一封私信給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彭孟緝司令，彭司令回信大意是說：「既然貴部長擔保，當然可以入境。」知道嚴部長肯負這個重大責任，真是極大的恩惠，但我除口頭致謝之外，只能以工作為報酬。不久二女到基隆時，仍被那時的保安人員立即接去詢問，經我託人解釋後才被放回。

## 君子之交海闊天空

一九五二年是海關成立的百年紀念，我問當時的總稅務司方度：海關是否預備一些慶祝活動？他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我就自己寫了一篇英文文章，題目是「百年的海關何去何從？」登在那時台灣唯一的英文刊物「自由中國評論」，其內容共分三章；第一章敘述海關在清朝的簡史；第二章是民

國以後至政府遷臺期間的歷史；第三章是將來海關何去何從？第一、二章我是根據老友海關稅務司芮爾德所編巨著「海關檔案」所寫成。芮君是愛爾蘭人，在上海時即與我成為忘年之交，在海關西人中文筆最好，他寫作時常請我代找資料，所以我這二章的內容是有根據的。只有第三章因我有所批評而且加了些如何改革的意見，大意是指目前海關在十字路口不中不西，如任其繼續則尾大不掉難於管制，但如要改組納入政府系統，上級必須有決心魄力而能了解海關業務的人才始克有成。這些建議踏痛了當時關務署署長的足趾，此文發表以後，立法院即提出質詢，署長亦備一長文參考，責備我不應越級妄議。那時財政部常次是謝耿民先生，他當面勸我以後要息事寧人。但嚴部長非但不提此事，而且他曾兩次示意要派我兼任海關要職。

此事是周宏濤次長告訴我的，第一次是向方度總稅務司提出派我任基隆關稅務司，經方度婉轉說明據海關規章不能照辦。第二次是數年之後嚴部長出任第二屆財政部長時，向張申福總稅務司口頭提我任海關副總稅務司，張君要我回海關專任，但我不願離開財政部而作罷。

在我發表百年海關何去何從一文以後，我又寫了一篇三萬多字左右的英文文章，報告我離大陸來臺經過，題目是「最後的決心」，分十期在Free China Review發表，嚴

部長閱後即介紹給行政院俞院長鴻鈞，俞院長閱後約期召我談話。

我與俞院長在上海他當市長時期，因我們同住兆豐別墅，進出打過招呼但未談過話，所以見面後立即相熟，他同我談了很多關於臺灣各方面的實況，以及政府對海關的看法。他說因為海關為中央的最大收入，所以明知它的組織不合理，暫時必需維持傳統，然後逐漸改革，但對於當時的經濟日漸進步覺得滿意，他笑著說：「現在我如發現一塊新臺幣在地上，我必把它拾起來，不像在大陸時的一元金元券了。」臨別時他稱許我的英文，並且要我隨時把意見直接送給他，我當時即向他申明說：「我如有意見，將會呈嚴部長，請他轉呈的。」以後我雖在開會時見過俞院長幾次，但從未找機會單獨去見他。

## 平易近人勤儉自持

長期相處，嚴部長待我確如知己，但他是日理萬機的人，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我們算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第一任財政部長後調任台灣省主席，就職的前夜，我曾替他做了一件有趣的事，現在把它記在下面：那天晚飯後，同事陳家聲兄驅車到我家接我到嚴部長公館，到後我見部長方與參事張重羽、主秘馬兆奎及二、三其他人員在研究明日將於各報上發表的新任省主席政見，嚴部長要我在旁聽他的意見，等中文完稿後翻

成英文送英文報紙同時發表。我聽完後即同陳君坐在小室靜候。我們等了兩個鐘頭尚無動靜，那時嚴部長的公館並不華麗，不用說沒有冷氣，連紗窗都沒有，天氣既熱蚊蟲又多，我實在有些不耐，後來嚴部長進來，他說：「中文稿尚未完成，你照我的意見自己寫吧。」我立即動筆趕寫，寫好一張即請陳君打字，我們的速度甚能配合，等我寫完，程君也同時開始打最後一張，完成後立即呈嚴部長核定，交陳君打油印紙印成若干份預備明日分送。部長一共花了我們一個多鐘頭，我即預備返家，嚴夫人特為我們開了一罐美國桃子犒賞我們，那時這算是珍饈了，並且很謙和的說：「他當了主席，仍要靠你們大家幫忙。」嚴夫人的善良性格也是人所皆知的。

### 實事求是彬彬君子

嚴家淦先生調省主席三年以後，他又重回財政部，我工作態度始終不變，後來他升任行政院長，副總統直到總統，我即與他停止直接關係，除在公共場所招呼外，從未去過他的辦公室，但他在行政院時，曾為了人事行政局強迫我退休，暗助我一臂之力，使我仍能在財政部留任幾年。我最後一次替他服務也很有趣，記在下面，以資結束我同他個人的關係。

大約民國六十四年，我在外貿協會擔任秘書處副處長的時候，嚴副總統去國外訪問

，在回國的前天，他囑經濟部寫一篇英文講稿，預備他第二天中午向在臺開會的國際人士演說，經濟部孫運璿部長聽了總統府我的好友徐紹儀兄的介紹，他寫了一篇中文稿註明要立即翻譯出來備用，我同孫部長不熟，只在他當電力公司總經理為借外債時請我及國庫署刁星保科長及其他有關的人員吃過一次飯，但他一定知道我那時在外貿協會，因為他是兼董事長。他把稿子急送秘書長武冠雄，秘書長急送處長俞仰賢。處長急送給我是在上午十時。

我趕緊寫好稿子，迫著打字小姐加班，趕完交給處長轉給秘書長，由他親自送給孫運璿部長，當時我想如果我像在財政部時辦此事，其效力速度必較快二倍，當天晚上，我在家中，忽然接到嚴副總統的電話，他一句敷衍的話都沒有立即問我：「稿中提及我國出國的農耕隊有廿多次，我的印象好像不對，請你參考後告訴我。」

我當時即說：「這是孫部長原稿上寫的，請你直接問他以節省時間。」他說：「好吧！」隨即掛斷。

由此足見嚴家淦先生記憶力之佳，及實事求是的精神，我有幸能為他服務，親濡他的彬彬君子風範，是人生一段美好而值得回憶的生命歷程。

自從嚴家淦先生升任行政院長一直到總統的一段時間內，我從未自動與他接近，在公共場合偶然見到時也不過打一個招呼。但

在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返台時，他由他秘書徐紹儀兄處得知後即派專車接我到他家中小敘，那時他已卸任在家，顯得十分健康安樂，他同我談了半個多小時，還討論了幾個英譯的字句，最後同我照了兩張相送我回旅館，臨行時告訴我，陳部長慶瑜生病，希望我去探望一下。

我返美後，他還幫助我出版一本英文作品，也親筆寫過英文信給我。表示贊許之意。他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好長官，在台灣經濟發展史中的重要人物。

###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還，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復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